四庫全書

史部

山東通志卷三十六

雜記志

薈萃羣書以成志採言紀行下至名物方言搜羅畢集鉛槧之能事以為可盡於此而不知宇宙甚大苞含變化何所不有以為無其理而實有其事以為無其事而實有其言筆之於書前人豈無意耶以為幽蹟也可即以為寓言也亦無不可韓子

有云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茲所紀載況非六合之外乎爰擇其事之不乖謬言之猶雅馴者輯為雜記以附成志之末簡分以方域標其所自使覽者知為推廣緒餘而不至坐囿於見聞之末也作雜記志

濟南府

括地志 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延津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輒躍出乃毀璧而去 呂氏春秋 齊人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一

人居西郭相遇飲酒曰酒須肉乎各抽刀自割相啖遂至於死 風俗通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為言帝欲驗其術乃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越巫忽自死 搜神記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仲舒知其異於常人問客何能曰知雨仲舒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懸遂化為老狸而去 晉書載記 後趙石虎時平陵城北有一石虎一夕自移於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狐狼千餘隨之跡皆成蹊趙王大悅曰虎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者天將使朕平江南也遂蔚南寇之計 稽神錄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北魏孝昭時清河崔羅什弱冠被徵詣州夜經其地忽見朱門樓閣有一青衣出語崔曰女郎須見崔郎羅什怳然下馬入重門青衣通問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乃延羅什至溫涼室中女靚粧艷服出拜羅什既

定情羅什問曰魏帝以尊公為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年因與論漢魏往事悉與史合明日遂行

述異記 臨濟有妬婦津相傳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稱水神善而欲輕我我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懼終身不敢渡此津有婦人渡者美女必摒衣掩粧然後得濟否則波濤暴發霞溺是懼醜婦雖善粧飾無慮也故齊人語曰知婦好醜立在津口婦立水旁好醜自彰

異苑 宋元嘉十九年長山留元寂捕一狸剖其腹又得一狸又剖之更獲一一狸方見腸臟三狸雖相包懷而大小不殊元寂亦不以為異以皮掛屋後夜間有羣狸繞之呼號失皮所在

酉陽雜俎 長白山古肅然山也南燕時桑門惠霄自廣固至硯南聞鐘聲稍前忽見一寺

門守莪煥入求中食一沙彌摘一桃與之須臾又與之桃語霄曰至此淹留已久可去矣霄出回顧失寺所在及至廣固弟子迎問曰自失和尚已二年矣霄方悟二桃之兆

又歷城光政寺有石磬如半月膩光若滴扣之聲聞百里北齊時移於鄴下扣之無聲仍歸本寺聲聞如故士人語曰磬神聖戀光政

又平原縣西有杜林南燕時邵敬伯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書云我吳江使也通問濟伯幸君通之仍教於杜林中取杜葉投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有人令閉目引入水見一翁年八九十坐水晶牀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贈敬伯以刀曰好持此刀當無水厄敬伯出至杜林衣無沾濡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居兩河間夜忽大水敬伯坐一牀至曉著岸下視之牀乃一大龜也世傳杜林有河伯塚

澠水燕談錄梓潼山石門澗有石曰青金色青黑相雜其文如銅屑范文正公往來於此常

怪異之公後知青州遣石工取以為硯極發墨頗類歙石東方人多用之因名范公石然不耐久久則恒自斷裂

齊音

金兵薄濟南守將關勝善用大刀屢戰烏珠一日追奔至渴馬崖求水不得馬跑地泉湧因名馬跑泉後金人賄劉豫誘勝殺之今墓在渴馬崖西

清異錄

唐段文昌為丞相精食品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曰行珍館又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經

玉照新志

宋熙寧中有太廟齋郎姜適者淄川人樞密遵之孫覓舉還鄉途中有平輿數乘每相先後初亦不暇問抵里乃徑趨其家適詢之有婦人年二十餘語適曰吾來為汝家婦適云吾納室久矣婦云足下自有妻我願備妾御適勢不容拒遂以空屋處之婦亦有使令自置煙爨飲食無異常人亦不講男女之好無從詰其來歷逾年有道人直造舍婦一見掩袂大笑道人語適曰此劍仙也始與夫甚和終乃反目易行外避其夫今

將迹至救此婦竝及君吾萬里來救君命今夕必有異子但閉門安坐以待之是夜三鼓後忽窻中劃然有聲二劍自空飛入盤旋於適頸前後天將曉忽聞喝聲甚厲起觀即前道人也視之有人首一血流滿地道人曰可賀矣腰間瓢中取藥一捻地血化為白水人首與道人俱不見次日婦人亦辭謝而去藝苑卮言

李于麟為按察副使視陝西學鄉人殷某者來巡撫傲而無禮嘗下檄于麟代撰奠章及送行序于麟不樂移病乞歸殷固留之入謝乃請曰臺下但以一介來命否則尺牘見屬無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謝過有所屬撰以名刺往而久之復移檄于麟恚曰彼豈以我重去官邪即上疏乞休不待報竟歸杜門却掃自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去亦無所報謝又嘗為詩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者矣

名勝志

齊郡歷山上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

匝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繫之一日忽挽鎖斷飛來於此 又 長清縣方山即水經之玉符山也相傳昔奐生得仙於此山頂有明鏡厓石方三丈魑魅行狀了然在鏡中南燕時鏡上忽有漆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又 唐僧元奘往西域取經臨行之日於齊州靈巖寺院手摩庭前松樹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歸汝枝東向使吾門人弟子知之及去年年西指長數丈一年忽東向指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歸得佛經六百部衆謂之摩頂松 長河志 德州城内四牌坊西居人掘地得冢骨長七尺髮三尺餘有石枕上鐫詩云百寶裝腰帶金絲絡臂韝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疑古之名娼也又柴市東居人掘地得冢二骨竝葬皆無首以磁首代之烏髻雲鬟作美婦人狀 又 德州儒學西有兵器庫二百餘年矣明末流寇陷東省僞官來州入庫銷兵于室隅塵土中得一物如老

翁狀可二尺許屈左膝長跪左肘拊膝右手承頤鬚髮皓白攢眉閉目作愁苦之容瘦硬乾枯不知何物也醫者范生巧為藥標入夜雷雨亡去

池北偶談

范文正公祠在長白山醴泉寺佛殿東偏康熙間秋霖浹旬祠上漏下濕公像獨不沾濡寺僧疑而竊窺之有大鳥張兩翼翼上有火光正覆其上天齊遂失所在

又

歷城王敕字雲芝讀書卧牛山寺夜見地有火光發視得石函書二册讀之遂能御風出神知未來休咎嘗與僧采枸杞山上僧先歸則敕已在室矣後以進士督學河南四川一日見白雲孤飛命騎追之雲墮地為石色雪潔煮啖之甘飴曰此雲母也行縣山中忽下輿拜曰丈乃在此即掘得奇石置之百泉書院又於古垣中得紫石硯二枚嘗云地如竹節眼凡有異寶皆可見采杞僧將死敕問何欲曰欲富貴兼之敕曰但堪作藩王耳朱書其背曰蜀王比王生第二子背隱隱有書字又詳偃釋

又　濟南府學文昌閣有二鸛巢其上一日翔西郊為一軍士射中其脛此鸛每帶箭出入人皆見之偶中丞閱軍將士皆集轅門此軍方負牆立鸛忽飛翔其上矢墜馬軍士舁而取之俄覺耳中癢不可忍試以箭鏃搔之牆忽壓鏃入耳深不可出軍士嘆曰此鸛報怨也吾其死矣數日果死

又　丙寅春長山之苑城周村間有短人長可尺許鬚眉手足皆具能按拍而歌問之云年三十餘矣豈巨靈僬僥類耶

又　新城人有鬻畫平原者見主人次子晝臥以為病也主人曰此兒昨往田間忽雲陰風起不覺身入雲中見神人數十輩形狀詭異各駕一車駕車者似羊而獰車中皆冰雹教之以手撒雹寒甚令納手羊毳間頃煖如火方撒之頃咸以蒲葵扇子障之須臾不知行幾百里雹盡恍然身已在原處矣歸家困甚寢未覺爾始知李衛公行雨事非妄

濟南府志　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鶯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

嘗聽鶯聲中有鈴聲甚清亮俟之見一鶯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鍊隱起元封元年字

又 臨邑察院公署舊有妖物過者不敢停驂薛文清瑄時為山東督學憩於館中夜半有鬼黑衣而立不敢近薛不以為意已而漸近几席間且逼薛以手批其頰地上頹然有聲忽不見明旦視之得一泥兜鍪左右跡之為邑城隍廟門外控馬奴面變惶惑狀因碎其像土木中隱隱有血痕如脈絡自是祟遂息

歷城縣志 明建文時燕王攻濟南與鐵鉉戰忽有羣僧助戰勇不可當燕王使人跡之皆入大佛山琵琶洞石壁上石刻羅漢皆流汗被體乃以鐵椎碎之石刻於唐貞觀間至今塑像仍露其頂云

鄒平縣志 城西南四里許有古碑相傳碑座下贔屭常夜出負碑行甚駭牧牛者見之以為怪鞭其首後遂止今碑欹處猶有鞭痕

又 城西南五里有後周平章景範墓倚山為墳俗因名相公山也

墳前有翁仲二康熙十七八年忽生鬚長寸餘碧色土人見者輒拔去旋復生逾年而止 又康熙二十三年郭莊居民院中井鳴如牛吼水忽上溢祭之乃止 淄川縣志 黌山後有仙人藏穀種於洞中每年出晒一次其穀種於地回頭即穗黃故今種有名回頭黃者又洞中仙人養金蠶居人嘗有拾之者故名黌山蠶穀 又 曹三公龍泉鄉人募傭得一人形容古異而力作倍勤月餘支工價欲得粟以一束草作囷曹笑曰此盛幾何傭曰但滿是足矣傾之二石猶未充曹乃異之傭曰吾實蒼龍欲潛東山峽中有烏龍與我爭明日戰巖上匄公助我曹早起至峽旁果見二鴿鬭乃抛杖擊鳥者中尾飛去頃之大雨如注曹奔至家南坐棗樹下雨止其家迎視則已坐逝矣鄉人乃即其地建石塔塑像以祀之 又 明正德中淄川人蔡廣妻妾悍惡詈姑如婢一日使婢餉田者婢奔告曰賊至矣問賊安在曰在家南林

中部戴鬼面且曰蔡廣在家否妻怒曰汝破我罐反嚇我耶鞭欲撻之雷電大至擊妻死妾方炊倒握於釜而死廣素佞佛是日晝寢僧寺中神推殿欲入一神曰姑免之至今殿微欹側廣至家見一鐵胄在庭中其大徑尺重不可舉三日大風晝晦乃失所在

長山縣志

杈枒山亦名東陵長白迤南之高峯也有石高丈餘化為人行醫於章邱明嘉靖初自號石大夫假星命至渭南見劉生鳳池即拜曰我邑父母也劉果登第令章邱訪之不得石見夢曰東陵山下大石即我也鳳池立廟祭之病者往禱輒托之夢寐醫無不愈今長山有石大夫祠

兗州府

前漢書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鬬白頸烏墜泗水中者數千

賈誼新書

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每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請以粟食之公曰不可夫粟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女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茍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鍾離意別傳 意為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脩夫子車入廟拭几席劍履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訢問答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遂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魏書 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白蟻鬭長六十步廣四寸

唐書 德宗貞元十八年六月有衆鳥集滕縣啄柴為

城中有白鳥一碧鳥一交頸比翼如鴛鴦

郡國志 桃山在嶧縣東南五十里即華采山也一名義珠山山上有井不可窺窺者不盈歲輒亡有鳥巢於井中金喙黑色而團翅見則大水

水經注 漢哀帝建平四年方與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養之

古今五行記 南宋元嘉中夏侯祖觀為兗州刺史鎮瑕丘卒於官沈僧榮代之經年夏侯來謁僧榮語如平生每論幽冥而泣僧榮牀上有一織成寶飾絡帶夏侯曰豈能見與必以為施可命焚之煙焰未滅已見帶在夏侯腰上明年僧榮在鎮夜設女樂忽有一女在户外沈問之答云是杜青州彈箏妓采芝也已致夏侯兗州為寵妾惟願坐上一妓見伴沈戲指下坐琵琶妓妓啼云官何忍以賜鬼鬼曰汝無多言今不相放酌酒未終心痛而死氣纔絕魂神已復人形在采芝側

困學

紀聞 唐則天時徐敬業舉義揚州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先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之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削髮為僧天寶初有老僧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岳衡山寺居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即吾身也吾兵敗入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如期而卒遂葬衡山

集異記 陳留人蔡少霞早歲以明經得第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為終焉之計地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一日沿谿獨行得美蔭因就憩不覺成寐忽為褐衣鹿幘人召去遠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曈朧人俗潔清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即被導者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為鹿幘人引至東廟止於石

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童一賫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澨新宮宏宏崇軒巘巘雕珉盤礎鏤檀竦棨壁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肴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竟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徹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元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太平廣記

乾符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常有一軍將衙參不至崔大怒就衙門處斬軍將就戮顏色不變是夜三更歸家妻子謂是鬼物軍將

日初遭決斬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夜覺身到街中因而還家明旦入謝崔驚問爾有何術軍將云素無幻術自少讀金剛經日三遍昨日誦經所以過期崔又問所讀經何在云在家鎖函子内及取到鎖如故開鎖見經已為兩斷崔大驚悔慰安軍將乃賜衣一襲

名勝志 寧陽縣城南二里有娥女墓具地出泉謂之娥女泉唐李蒙賦序娥女美容色善為歌舞歿後化而為泉生於巖石間垂灑如淚云

善書 元史彥斌嗜學有孝行順帝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為棺槨刻銘曰鄆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行三百餘里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

池北偶談 濟寧邵士梅自記前生為海寧州人纖細

不爽後以巳亥進士為登州教官因覲至所居訪其子為謀生計且教之讀書為諸生又自知官止縣令遷吳江知縣即辭疾歸其妻早卒邵知其再生館陶某氏俟其髫而聘之復為夫婦

又

康熙丙寅歲濟寧人王甲當進香武當山歸為妻言岑岳奇麗之狀既與衆將再往妻欲偕行王難之妻恚自縊乃斂畢哭而去比至河南見妻憩路旁樹下曰吾候且數日矣其夫大懼衆曰吾等百餘人即鬼復何所畏途中起居飲食都無他異事竣歸家開櫬視之空中無人

兖州府志

濟寧陳蓋修字王筠回回楊生花者素豪猾欲毀關侯祠拓其居陳阻之及明末生花殿陳瀕死刓其目而啖之仍以殯厥實雎謂必無生理矣至夜恍惚見綠衣神飲之酒外青内白次夜復見一神人以手擘其臆後目中血出如注痛久良已又次夜見一老嫗食以杏李又以羊眼盈把令口吸之比覺雙瞳炯如而生花以為盜族誅去陳事纔

八月監修於國朝順治乙酉舉鄉試丙戌成進士

濟寧州志

明正統間金陵指揮王某無子運糧過濟寧買一妾美而賢宗姻咸敬愛之生一子而夫與正室相繼死妾治家教子極有法既而子襲官部運北上問外家所在但言嫁時年幼都忘之矣妾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晨起必梳沐幃中子婦立戶外俟其出乃敢前拜近侍二婢亦未嘗見梳洗也一日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風動帳開乃見一無頭人持髑髏置膝上妝飾猶未竟倉皇加頸不及身首俱仆婢驚呼子婦入視則固一具枯骨也人因呼其子為鬼頭王

東昌府

三國五行志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白馬河出妖馬每夜過官牧呼鳴羣馬皆應跡大如斛行

數里還入河

述異記

漢武宴於未央宮忽聞人語云老臣員自訴良久見架上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皺鬚白拄杖僂步至前仰視屋俯視地忽不見帝問東方朔朔曰其名為藻廉水木之精也願陛下宮室足於此不欲更造後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紫帶皆長八寸淩波而出衣不沾濕皆挾樂器帝問之曰向所聞樂是公等奏耶對曰臣前昧死歸訴蒙陛下息斤斧得全其居故相慶樂耳遂奏樂獻帝洞穴珠一枚此珠徑寸明耀絕世

廣異記

李光遠開元中為館陶令時大旱光遠為旱書書就暴卒後縣申旱狀州司馬不從百姓胥怨皆曰長官不死寧有是耶其夜光遠忽乘白馬至謂百姓曰我雖死旱不慮不成遂詣司馬宅司馬大懼使人致謝光遠責云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為宜速成之不然當為厲矣言訖與百姓辭去其年旱成

列異傳

高唐人華歆未

仕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産一子有項兩吏詣門欲入見歆便辟却易曰公在此奈何一吏曰過三歲再來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問三歲復至其家問前所生兒已死歆自知當爲公

夢溪筆談

宋元豐間歐陽修奉使河朔止宿高唐驛舍夜聞沙中車馬人物之聲歷歷可數土人謂之高唐海市

夷堅志

高唐縣聶公輔家本富好鬼神凡有所往無論路遠近事大小必叩神以爲行止又酷信巫祝歲久禱請多不驗於是意懈且毀悖之嘗以六月正午坐堂上僕妾在旁忽聞訶叱聲注目凝視見數少年黄衫小帽玉帶緑鞾振袖過庭下人物才尺許歷歷可觀聶震駭呼家衆悉至所覩儼然皆驚出外少年者冉冉騰空駕雲顧從吏以線一縷繋炭郎一挺長三尺置屋上而去是夕遂回祿無燼遺

縣志

劉銘爲諸生時與同硯友以膽氣相矜約夜取城隍廟判官手中筆爲信是夕友先入廟伏神

座下伺之近二鼓見紗籠前導呵殿擁神升座判前白劉長史借筆未敢擅與神曰彼既來借可暫與之忽門吏報劉長史至神即退劉既至掣筆而去其友驚怖死神座下次日劉遍訪得之廟中胥次微溫良久而蘇因述所見劉後果為華州長史

青州府

管子 齊桓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惟霸主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疾愈

晏子春秋 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鬬而不勝晏子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占夢者至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

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公召吏而使兩賜之

博物志

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雨過也武王乃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來也

淮南鴻烈解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攫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而為人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韓詩外傳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

杏藍如編貝

拾遺記

琅邪王溥王吉之後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傚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溥先時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

晉書載記

慕容超時天齊水湧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及劉裕圍廣固河間人元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虎從之而嶷請降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龕降無幾又褰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大半

南史

梁陰子春為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廟棟上一蛇長丈餘入海去是夜子春夢一人云被人壞所居欲憩此境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立祠復夢一朱衣人謝曰當以一州相報月餘魏襲朐山子春破之武帝以

為南青州刺史

古今注

蟬名齊女者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水經注

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馬冠右袪衣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之神有俞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豈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袪衣示前有水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沒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矣桓公拜曰仲父之聖此寡人之私罪也久矣

又

會稽山陰縣西門外百餘步有怪山本琅邪郡之東武縣山也飛來於此

酉陽雜俎

宋元嘉中青州劉爐射一鹿已剖五臟以野草塞之蹶然而起爐密錄此草種之多主傷折俗呼為劉爐草

又

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相傳魏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

郡手中弄囊墜於水中囊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有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得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齊地記 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側有勝水木方俗音曰聖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東方所謂不灰之木也

唐書 史思明叛青州女子王氏與衛滑侯唐二女歃血赴行營討賊時人偉之濟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

太平御覽 齊國有山石穴如井深不可測春夏時雹從井出常敗五穀人以柴塞之不塞輒出因號為柴都焉

稽神録 朱梁時青州有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有城郭海師云吾聞鬼城在是因登岸入城其中舍不殊中國至宮值宴侍宴者數十人衣冠器用多類中國升殿窺之俄王疾召巫視之謂有陽地人至此故病當謝遣之遂宴客客宴畢客乘馬至岸登舟得歸

太平廣記 宗岱為青州刺史著無鬼

論禁淫祀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
與談忽振衣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
牛髯奴未得相困今奴已叛牛已死
得相制矣言訖遂失所在明日岱卒夷堅志

宋紹興時河南
邳徐間多妖民惑衆而陳靖寶者為之魁官立賞格
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衣食不給歎於道曰
使我捉得陳靖寶便有官有錢言未訖逢一白衣人
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我識陳靖寶恨獨力不能
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於破垣之側
促坐共議斯須顧蔡隅聲一唱蔡為席載起騰入雲
霄翺空而飛直去八百里墮於益都府庭下府帥震
駭謂為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繫獄窮訊所由蔡不
知置辭而靖寶竟亡命
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又

青州益都人王德柔營新第於北郭既成百怪交興
白晝出沒煙氣蓊蔚之中人形鳥面往來偃肆自若
邀道術者施法攝治不效有徇屠范五素以勇悍著

請德柔求酒饌獨往宿夜半西廡下一人從地踊出短身縮項著朱衣形體充腯兩手相擊歌舞庭下范握刀逐之至東南隅失所在五記其處明旦發土壤獲一枯蟹投諸水其後帖然

又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後有大柹樹圍三丈許崇寧三年冬雪寒甚木凍裂至根中有奇石長袤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聞者爭觀之

宣室志海岱之間出玄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唐玄宗命臨淄守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黃石忽遇一翁叩馬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上當獲龍馬則享國萬歲無勞採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在齊魯之間邕命駕以後乘遽不見邕大異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真往求之二十九年果得於北海郡民馬會恩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鬣尾若龍日馳三百里乃上獻之

又唐建中初樂安任頊者讀

書深山中忽有一黄衣翁扣門而告之曰吾龍也西去此一里有土湫家之數百歲矣明日當有道士用術竭我湫水願子大呼天有命殺黄龍者死再竭再呼則無事矣如期往果見一道士長可丈餘乘片雲自西來立湫岸出黒符數道投湫水中頃之水盡涸見一黄龍困沙中頃如命呼之湫水盡溢如是者三是夕夢老人來謝曰無以報德謹奉一珠於湫岸幸取之頃往果得徑寸珠光色洞徹後持至廣陵市有遠人見之拜曰此真驪龍寶也世人莫可得以錢數十萬售之

為善書

宋盖都尉馬伯初在鄉累舉不捷居郊野一夕雨中有盜穿窬而入伯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盜曰我營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來相擾伯曰吾有絹二疋取贈之盜謝去復詣營請於軍尉得不治罪伯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前蒙恩誓必報今不幸殁於軍既而伯赴試卒悉以所試題預報之伯果獲髙捷至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

又見曰公必尉益都其當往彼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伯率衆往捕因騎馬獨與一廳吏先至羣盜皆俯伏就執

元史

大德九年五月乙亥朔昌樂縣龍洞雲出作五色三層上銳下圓雲中現仙佛像旣而團圞如鏡照見人影

夏竦龍興寺記

青州龍興寺廡西有木臺懸二小鼓相傳寺乃孟嘗故宅鼓即其所嘗擊以召食客者又孟嘗食客處遺鐵鍋二可容三四石今在

名勝志

益都縣有南陽北陽二水俱流入南陽府城南北古老云南宋時遠望地中有水俱倒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年乃滅謂之地鏡

又

安平城內有石槽一方廣四尺許每注水一槽羣馬飲之不竭後有富室竊移於家馬飲之俱死因還故處遂呼為石槽城

池北偶談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世居顏神鎮為童子時嘗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睢盱可長直前欲搏之方

怵惕間自覺身驟長與之等且搏且却至孝水西岸玉皇宮忽不見又長讀書齋中有狐貽金豆數枚而去其家有金豆山房至今存

又

王文靖公璟未遇時肄業琅邪山寺夜半有巨手自窻入類人掌而有毛璟取朱筆書一山字於上怪哀號乞免且言公貴人異日當至都憲璟復援筆書一山字於下怪乃得出璟嘗與友人胡某同讀書別業夏夜胡每苦熱王輒言涼因易地而寢胡覺清風徐來都忘炎暑俄聞人語云此非王都憲乃胡教官耳叱之不見遺二蓮葉於榻前

又

倉頡祠墓在壽光縣城西門瀨河劉珝幼時讀書外塾每往返涉水輒有白鬚老人負之久之問為誰曰我倉頡所遣送迎公者他日富貴毋相忘珝既貴謁倉頡祠祠有侍者形容宛如所見遂新其祠墓云

又

安邱明經張某嘗晝寢忽一小人自心頭出身才半尺許儒衣儒冠如伶人結束唱崑曲音節殊可聽說白自道名貫暨所唱皆其平生

所經歷既畢誦詩而沒

青州府志

王沂公父雅重儒道每遇故紙必掇拾滌以泉水收之嘗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敬吾教甚勤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晚年得一子乃沂公也因名曾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

又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棄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昔冢中有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體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匡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壽可千歲能聽其不食不娶則得道矣父喜攜去後不知所在

又

楊光遠叛青州孫中舍居圍城中食盡內外隔絕其畜犬由水竇出向其城西別墅取米如此數月闔門藉以不餒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墓

又

安邱有室女及笄天雨接簷溜

濯手後右手拇甲內有紅線寸許作盤屈狀年餘不滅亦無所苦女伴戲而恐之曰得非龍乎女信之心恍惚不安明年夏雷雨女出其手於窗外忽震雷砰訇從窗間起有龍自女手甲中出騰空而去但甲分裂餘無恙

益都縣志 宋宣和中陝西一武人為京東都監官舍在青州到任逾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倨坐頭高拄屋武人有膽勇即取弓矢射之中復笑曰著又射之笑曰射得好連二十餘矢集鬼體如蝟鬼殊不動俄二小鬼扶都監母從房出畏或傷害乃捨弓矢奪救之呼諸子僕妾為助了無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盡被箭死皆適所射者府帥聞遣僚屬來視咸怪愕無策但為買二十餘棺斂之舉將出葬偶啓便室取物見一家聚坐其中渾如醉夢揭棺看之各貯箕帚桶杓之類耳急徙他所而空厰居

壽光縣志 西馮社人馮治運性至孝葬母後省墓夜行見道側螢火熠熠治運見弟

各以手掇之治運所得者入手即化為紫金粒其大如菽治運以磵盆貯之置曲室自此家計豐贍治運殁後忽聞金粒唧唧有聲家人啓視之仍化螢飛去

又

壽光乙人劉九者明末嘗於風雪中裸袒乙於市西門花巷內有隸樂籍者見其寒解羔裘被之九大怒裂諸地曰劉九寧凍死豈受樂戶人憐耶士夫皆太息之

諸城縣志

信陽鎮西南八里海港中有石平正如牀上有巨人仰臥跡臀脇膝骨痕入石數寸亦名仙人牀又陽信鄉有乾沙亘十餘里海潮至則水從沙中湧出潮退即涸又有響埠在常山後麓周迴八九里人行其上鏗然有聲緩行如登樓閣急行如擊鼓鼙

又

諸城故無虎明成化中竄來一虎出伏東鄉間有瞽者曳杖獨行虎捕之瞽壯年有膽力怒曰汝何人敢無故打我即棄杖兩手抱虎腰駿而大呼虎亦驚竄輾轉間俱墮眢井行路人聞呼聲窺井見虎摻戈刺殺虎瞽身被嚙數處病瘡

月餘竟不死

登州府

山海經東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名曰禺虢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又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十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十洲記祖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不死草生瓊田中草似菰苗長二尺許人已死者以草覆之復生

又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飲之數升輒醉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方丈洲是羣龍所居羣仙不欲昇天者皆往來此洲蓬丘蓬萊是

也別有圓海繞山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博物
來蓋太上真人所居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志東海中有半體魚其形狀如牛剝其皮懸之水至
則毛起潮去則毛伏又蛟錯魚生子子驚還入母
腸尋復出又有物狀如凝血縱廣數尺方圓名曰鮓
魚無頭目處所內無臟衆蝦附之隨其東西人煮食
之漢書王莽傳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
十圍來至臣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
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
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三齊畧記始皇造
石橋渡
海觀日出處有神人召石下城陽一十山岌岌相傾
如東隨行石去不駛神人鞭之見血今召石山石色
皆赤又始皇造橋觀日海神為之驅石竪柱始皇感其
惠求見神曰我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從
橋入海四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潛畫其像神
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轉馬前脚纔立後脚遂奔

僅得登岸今成山東海水中有豎石柱往相望似石橋又有石柱二乍出乍沒或云始皇渡海立此石以為記**二儀實録**始皇巡狩至海濱有神朝皆戴抹額緋衿大口袴以為軍容**齊記**成山有牛島常以五月有海貍上島産乳逢人則化魚入水**述異記**登州海畔有大石龜相傳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常懷海我寧忘故鄉**初學記**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十八尾八首人面八足也木元虛海賦曰天吳乍見而彷彿**太平廣記**開元末登州漁者負擔行海邊遙見煙霧朦朧人衆塡雜若市里者遂前見多賣藥物僧道尤衆良久欠伸悉無所覩惟拾得青黛數十斛人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圖**又**唐玄宗長安大會道衆麻姑仙自崑崙山三千餘里往赴之帝見其衣冠異常問其所自對曰自東海復問來幾何時對曰卯興而

辰至會閒遣二侍臣即其所麻姑令二人入袍袖中閉目二人入袖但覺有如飛昇者適過萊陽其一下聞市聲開目視之遂墮馬土人立廟以祀之號僕射廟 說郛

東海島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日行千里古語云一秣龍芻化為龍駒 又

周太公招遠縣埠頭村人也將四子入羅峯山採木忽聞兒啼聲近前見一虎在兒傍將逐之虎忽化去乃鉏被裹小兒也抱歸育之年十二始能言冐周姓後入羅峯山脩道與仙人唐公郎公化公志公張公廖公同昇而去 藝文類聚

曾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舟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思念向曾如厠不冠即便稽首風亦尋靜 夷堅志

宗立本黄縣人為行商無子宋紹興間與妻販縑帛往昌樂塗遇小兒可六七歲遮拜語言儇利問所來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兒拜泣遂收育之名為神授兒性警敏能作大字篆隸

草書立本棄舊業攜兒遊使習路歧體態以自給後二年至章邱逢一異僧指兒謂之曰爾何處拾來立本曰吾妻實生之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方尋見之久留定掇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噀立化為小朱蛇盤旋於地僧執淨瓶呼神授名蛇即躍入其中淮東鈐轄王易之覬覦厥異

又

黃旦者登州文登縣村民也未嘗學奕自幼即能之既長挾藝行遊遂無與為敵呂辯老在平原且往依投因留止外館主簿閭丘天用好奕品頗高每以暇日詣酒局與角勝負未嘗相捨會恩州舉場召天用考試因與黃旦偕行夜宿旅驛戲忘寢寐一日旦遽死天用為買棺斂葬而以書告呂呂失聲嘆息又數日容從京師來持旦與呂書考其日時乃在既死之後天用猶未開院及出得報絕驚異遣人發其殯則棺空矣

錄異記

萊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中有

大魚五日一奮躍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出水則小魚奔迸隨水上岸不可勝計又云此塘有鯨魚五日一化或為美婦人或為美男子後為雷電所擊此塘隨乾續夷堅志

崑崳山石落村劉氏嘗於海濱得百丈巨魚取骨為梁構屋曰鯉堂堂前一槐蔭蔽數畝忽夢女冠自稱麻姑乞此樹修廟劉漫許之後數日風雷大作昏晦如夜失槐所在相與求之麻姑廟中樹已臥廟前矣自警編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宋馬默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然之著為定制未幾馬坐堂上見一人乘空來左右挾一男一女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猶見黃雲後果生男女宋史

東海徐甲者先娶妻許氏生一

男名鐵臼又改娶陳氏凶虐志滅鐵臼因名已所生子曰鐵杵欲以杵擣臼也鐵臼竟以凍餓被杖死死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罪惡橫見殘虐我母訴冤於天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有期我今停於此待之家人不見其形但聞其語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悼已之不得成長也於是鐵杵六歲鬼至便病月餘而死

又　紹聖四年十二月黄縣盧山觀池水凝結如珠纍纍成佛塔香爐樓臺花木禽魚諸形狀無一不備

池北偶談　天啓中文登諸生劉大成知醫以篤行為鄉黨所推使董修學宮因鑿泮池得一石函啓之有女骼釵釧劉徙瘞北城隍上次日得一瓶中貯竹漿外勒八語云濱人花母劉支竹漿一七濟人廣嗣功長南文煥發北屋城隍安予之靈食報難量劉以竹漿施病者輒愈年八十生六子諸孫科第甚衆

又　崇禎七年春有沙雞

自海島飛入登境搖翅有煞煞聲形如鴿惟食沙

萊陽縣志

鐵工許養本一夜就寢窓外有呼其名者啓視乃二青衣各長尺餘拉養本手踏屋越牆北行養本乘間匿禾中二青衣遍索不得而僧寺鳴曉鐘矣青衣隨鐘聲緩急叩頭膜拜忽聞雞鳴倏然不見養本回室竟亦無恙

文登縣志

柘陽山有龍母廟相傳郭姓妻汲水河厓感而有娠三年不産一夜雷雨大作電光遶室免乳無兒胞之形每夜有物就乳狀如巨蛇攀梁上有鱗甲郭飛刃擊之似中其尾騰躍而去妻死葬山下一日雲霧四塞鄉人遥望一龍旋遶山頂及霽冢移山上墓高數尺後禿尾龍見年即豊稔土人搆祠祀之

又

文登令李敬性至孝迎養其母兩榻相連嘗候母寢乃寢一夕秋雨甚敬寐中聞牖外呼起起視闃然復就寢忽聞大聲云不起禍且及母敬驚員母趨出棟折牆傾兩榻俱碎

又

山海經蚩尤作大風雨黃帝乃

召女魃止之神異經言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又名旱母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即消未聞人死為魃也文登濱海犢野每歲旱輒於新墓視土微濕即以為魃乘夜數百人掘之斲棺碎骨值雨即已不雨則羣小與尸主議和此等惡俗信所謂海角無天當事所宜禁遏也

萊州府

齊諧記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烏烏即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著通天犀蠡攜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衆烏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蠡上晉武陵王晞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豫章王江夫人斷以為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啼呌云何

為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齊地記

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為名又云海底三更見日光迸四起

太平廣記

萊州即墨縣王豊兄弟三人豊不信方位所忌嘗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塡其坑隨塡而出豊懼棄之經宿肉長塞於庭兄弟奴婢俱暴卒惟一女子存焉

又

唐永徽中萊州人劉聿性好鷹遂之界山懸崖自縋以取鷹雛欲至巢而繩絕落於樹岐間上下皆壁立進退無據大鷹見人銜肉不敢至巢所遙放肉下聿接取肉餧雛以外即自食之經五六十日雛能飛乃裂裳以繫鷹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而下鷹飛制其兩臂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仍繫鷹而歸

夷堅志

密州侯蒙久困場屋人以其年長貌陋寢不之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引綫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

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繞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後一舉登第年五十餘為執政

說郛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名與毛弘等列小輿於鄙鄲淳亦擅名漢末尤能作紙漢興以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又得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致邈不可追

又

萊州石色青黯透明斑剝石理縱橫潤而無聲亦有白色石未出土最軟土人取巧鐫礲成器甚輕妙見風即勁或為鐺銚久堪烹飪有益於銅鐵

六一居士集

濰州石末硯皆瓦硯也甚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粗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州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天下矣

續夷堅志

傅敵字次張濰州人為士子時以紹興二十年過吳江縱步塔院見

僧房東室有殯宮問爲誰僧云數歲前知縣館客身故閒其家在福建無力歸窆因權厝於此敞憐之是夜夢儒冠人持名紙來見曰三山陸嵩自敘蹤跡與僧言同將退拱手曰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明旦敞以告邑宰遂遷葬於官地至七月敞赴試寓西湖小刹復夢陸生來再三致謝且云舉場三日題目蒼悉之謹奉告宜勿洩敞寤而精思屬藁泊應試盡如其夢於是髙揭鴈名

又

密州之東百二十里接海濱有山曰小珠雙峯嵯峨高入雲際中間一水清泚可鑒爲圓頂胥金至隆三年秋雨民行山隈至胥側見一卵在地可盛粟二石斑斕花彩異而觀之乃刈葛藟絆縛舁下山舉村來觀數少年攫取而去即煮食之後旬日颶風大作震撼天宇居者百餘家爲風掀舉躋於山巔旋落圓頂畔少年食卵者撲死餘無所傷敗凡朽木至今猶存

南史

瑯邪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嘗在齋內使愛妾治髭忽有鳥銜黃

梅過庭而壁與猜妾有客期擲果為戲笞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横若有天道當令官知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狂暴無故打殺少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兵收奂奂閉門拒守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内舉兵攻斬之先數日奂夢妾來告曰妾已得請君不出旬日來矣至是果驗

宋史

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狀元釋褐廷尉評充南京考試官忽謂監試官曰門外喧噪詬我視之無有也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醫治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自言為王所害已訴於天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人謂王未第時家有婢不順使令排墜井中又云王向在里閈與一娼妓私約候登第娶焉既登第就媾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故為女厲所困竟至夭死

名勝志 盤石在掖縣北五十里北臨大海有一大盤石方圓五步作汙樽狀古老相傳秦皇以盛酒醞祈祭百神

又 明初張三丰常遊勞山下居民蘇現每禮敬之邑中舊無耐凍花三丰自海島中攜取一株植現庭前雖隆冬嚴雪葉色彌翠正月即花蕃艶可愛今二百餘年柯幹大小如初

萊州府志 東萊海神廟望一姥旁臥一犬相傳姥為孫氏母貧居海濱畜此犬從不作聲有道人見之曰此犬非凡必吠帝王宋太祖微時過孫氏門犬忽大吠姥乃留而飯之貴後賜姥以田免其家徭世為守海廟戶

又 宋祥符八年真宗夢一萊與殿基齊及揭榜狀元乃蔡齊也上喜謂寇準曰得人矣

又 焦花女事繼姑至孝姑病值冬月思新麥燎食之焦慟求至河濱向陽忽有生麥穗焦取歸供姑姑食之病已事聞旌其里併名其嶺曰錫恩嶺至今膠州燎麥臺遺跡尚在其河名孝源海州雲臺山賢孝碑亦

紀其事又詳列女

昌邑縣志

張應徵妻李氏生子志禧成進士李病忽自言先世為四川金懐玉以進士任御史再世為江南舉入王弘道三世為江南劉泮禺四世為福建陶福應童子試不利更名登又改名懐玉十八歳入泮墮馬死今為張氏婦將還四川耳禧請禱於玉帝廟李止之曰豈有民間事而祈恩於上帝者乎請禱閼夫子廟乃許之病隨愈又三年乃終

武定府

述異記

始皇帝至東海登瑠臺海神捧珠獻於帝前今海畔有秦皇受珠臺

法苑珠林

封元則渤海長河人唐顯慶中為光祿寺太官掌膳時于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數十百口王竝託元則送僧寺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貨收值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雷震殺元則於宣仁門外街中折

其項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

名勝志

陽信縣東南有狼丘冢相傳薛仁貴征東時憩此野火將燃有一狼以身取水展草火至而熄既覺則狼已死因瘞之

湧幢小品

明正統中海豐民徐二病傷寒左髀上生王山東三字武定州知州尤賓以聞逮至京驗治釋去

耳談

陽信馬塊非曾貸董僉憲銀未償而卒家人以銀壺抵之至門旋風突起董公曰塊非子來耶小物何足償然公不食言者余姑受之而進以充賻可也遣使往復而風尾其後使至柩前置壺几上厥風乃息

筆塵

明嘉靖中海豐有漁人駕舟入海為颶風所漂泊一絕島險峭無人其中古木森蔚鳥雀啁啾不似人境行里許稍見人跡其人椎結袒裼網木葉為裳面目黧黑肌膚如枯見漁子相顧驚笑語不可解稍前逼之輒走其居如遽廬而無爨釜往往池中以竅浸食物黃精薯蕷之屬取食之其人亦不嗔但遠立而笑

漁子泊舟魚盡苦饑不得已從之食其人亦抑與遊處如是月餘山澗流水處皆文石五色漁子收數升置舟中一日颶風大至飄返故岸家人以為已死見之驚喜所挈文石則皆靺鞨琵琶諸寶也濟南府志

李京為小官隸州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徽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詣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來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於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陽信縣志

城北十里曰大寨有鄉民趙良相於崇禎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病死未斂忽失其尸家人驚駭遍索不得後數日乃從外來家自言死夕似有人曳之去若在雲霧中時喫以棗自山西南行至雲南回抵武定州遇一媪掖之而下曰此汝家矣言訖不見而身在省屯居人食之由是得歸良相

後生一子名恒吉又四年乃死

沂州府

韓詩外傳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過神淵口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西京雜記東海人黄公少時為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噬

拾遺記東海糜竺用陶朱計術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馬廐屋仄古塜夜聞涕泣聲忽見一婦人袒背來訴云昔漢末妾為赤眉所害叩棺見剥今袒在地羞晝見人垂二

百年令就將軍乞深埋并斂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為之棺槨青布衣衿置冢中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著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長九尺報君棺槨衣服之恵竺挾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旬日火從庫内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火即滅矣 太平廣記

青州海曲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畔有草舍唐建中初漁人張魚舟夜至草舍忽有一虎入伺魚舟至曉待其覺徐以足搦魚舟魚舟疑之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魚舟見其掌中刺為拔之虎躍然出舍若拜伏狀因以身劘魚舟良久迴顧而去夜半忽聞舍外墜物聲魚舟走出見虎負一野豕在其舍前虎見魚舟復以身劘之良久而去自後致豕鹿夜以為常村人疑其妖也白於縣魚舟陳始末縣使吏隨伺之方二鼓果致一麋魚舟得釋乃為虎齋

祀是夜又致一緋一日虎忽壞魚舟合魚舟解其意遂徙居他處虎不復至舊居旋沒於水 又 李全質隴西人少在沂州一日昧爽之交假寐於州城橫門東庭前忽有一人衣紫衣戴圓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質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相追別有人奉追也全質曰公莫有所須否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遂令畫犀帶一條日晚具酒脯紙錢於橫門外焚之是夜全質纔寐即見紫衣人拜謝曰蒙賜佩帶無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處某必至焉洎太和歲初大水全質為太平軍裨將有公務自中都抵梁郡城西水深而氷薄程命峻速片時不可駐行從等面如死灰信轡委命而行纔數步見紫衣人從後大呼曰勿過彼而來此吾知其徑安而且捷全質聞之反轡而從焉不三里曾無尺寸之阻得達本土酬以財物固讓不取須臾忽失所在蓋橫門之神也 又 晉安帝義熙間琅邪費縣王家恒失物謂是人

偷每以扃鑰為意而冷落不已見宅後籬一孔穿可容人背滑澤試作繩罥施於穴口夜中聞有擺撲聲往捕得大髮三尺許而變為蟮從此無慮

玉堂閒話 沂州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魚鼈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聲聞數十里名為漏陂村人具車乘競拾魚鼈輦載而歸

為善書 宋韓靈珍東海郯人喪母三年貧不能葬與弟靈敏共種瓜半畝欲以營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暮復生遂得充葬

蒙陰縣志 明永樂中蒙陰諸生顏齊寡居夜讀鄰女奔之詭云乞火齊叱之曰速去速去我不壞汝汝勿壞我女慚赧而去及齊赴鄉試從者忽死比出場從者亦蘇曰我亦自貢院中來見人各有旗或赤或白君旗獨高大上書八字云我不壞汝汝勿壞我齊果首薦

又 泰安人國姓者家巨富有楊甲貸國金四百兩及國死楊諱云無有國妻夜夢夫云甲債不必索我已為蒙陰官矣明日騎伊馬二十匹

赴任可也楊夢亦如之大懼將易以俑馬忽聞廐馬競作人言我去我去果死二十匹

池北偶談 順治十一年冬夜天上有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苔代靖否伏議朝治馳十字移時始滅沂莒間人皆共見之

泰安府

山海經 泰山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環水出焉東流注於江

法苑珠林 泰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體皆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若或污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常者也

風俗通 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倒讀曰八十後壽如之

漢書 成帝河平元年泰山桑谷有鳶焚其巢註云郡人孫通等聞山中羣鳥聲

往視之見巢焚墮地中有三鷇焚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餘百川學海唐玄宗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甚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便安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曰白騾無疾而殪上嘆異之謚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棺櫝壘石為墓在封禪壇北一里宣室志

唐太和中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日晚悞入山峗中松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貫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琴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趨之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巵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巵而已醉甚遂偃於榻及晚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遂寫置於袖詞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止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

寐刻乎其壁與乎其義人誰以辨其東平子光閑而異之出數十步回望其室盡亡見矣有東平呂生者解之曰此得道者語也夫唐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已卯堯王高祖之號八季亦二年也我棄其寢人不吾謂言其隱而人不知也唐初至今二百餘年矣焰者火也謂歲在丁未也丙丁南方火未亦火之位也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人誰以辨其東平子東平吾之邑也柳又信矣

晉書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博學洽聞潛心著述嘗有人著鞾騎驢造兆門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德望隆重人無敢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之末云多有所疑因說疑畢容曰此易解耳因辨釋所疑是非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兆不能對客去欲留之客曰有親在此營葬宜赴

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詢無此容亦不知其姓氏夷堅志萊蕪人王質夫性剛介不媚鬼神黨友或勉之則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平生立志不可易也金亮正隆元年變怪驟興正晝鬼見形於中庭窺户嘯吟移牀徙釜歌笑馳走百端千態舉室怖駭寢食未安質夫凝然不動呼長幼戒之曰無以異物置疑而畏之也家人意少定一日端坐堂上見巨魅身長七尺高冠大帶深衣朱履拱立於前質夫了不動色魅斂袂言王翁真正人其等猶又恐色厲內荏故示怪以相撼自是無敢循舊態矣

東平府東阿闕山鍾離脩仕偽齊為萊蕪丞單車到官歲餘為父在鄉里病篤欲歸未遂一夕夢父告之曰我於某日亡矣寤而痛切泣下時家人報訃猶未至因憂念成疾伏枕冥冥殆類已死者其家卜日將叢厝倏忽奔馳而來哭踊哀極妻問之曰爾作一邑宰何得無僕馬及一吏卒使令曰吾告假不得又不

許弁喪不免託疾潛歸縣人皆不知也及葬日苴麻跣足至窆所事畢迎魂與還舍修行於前步武輕駛它人莫能追躡追到家倏失所在舉族罔測急走僕兼程審訊正因臥綿劣久乃漸愈蓋向者愁思之劇離魂會喪孝心精誠所格耳

明一統志 徂徠山在泰安州東南四十里上有紫源池闊數丈產九節菖蒲及玲瓏草

兖州府志 景泰中徐武功伯有貞治張秋決河求發源處不得乃投物試之凡數處不受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也輒又投之一所物受曰此水源也百計塞之不效武功夢一高僧授簡曰至人無欲乃悟曰此下殆有龍窟龍所欲者珠所畏者鐵也於是鑄長鐵柱貫而下焉水始受塞蓋鐵能蝕珠龍愛珠故去耳

池北偶談 張延登崇禎中遊泰山宿大汶口偶行飯至水濱見水中光芒特異出之則一石可尺許背負一小蝠一蠶腹下蝠近百飛者伏者肉羽如生

蠶若天然有小凹可以受水下方正受墨因製為硯銘之曰泰山所鍾汶水所浴堅勁似鐵溫瑩如玉化而為硯生生百族不假雕飾天然古綠用以作硯龍尾繼躅文字之祥自求多福故名多福硯爾雅蝙蝠服翼郭璞注齊人呼為蟙蠌故又名蟙蠌硯

曹州府

郁離子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於浮苴之上號漁者曰我濟上巨室也能救我予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予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為不足乎漁者黙而退他日賈人下呂梁舟薄於石而覆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艤而觀之遂沒

列異志 宋大夫韓憑其妻美好康王奪之憑怨王

因之憑遂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著手化為蝶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遂埋之兩冢相望經宿忽見文梓生二冢之上根交於下枝連其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其樹朝夕交頸悲鳴音聲感人相傳其冢在鄆城縣境

賈誼新書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為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澤色皆相如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

後漢志 靈帝中平元年夏濟陽濟陰冤句離狐等縣界有草生水澤間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或作鳩雀龍蛇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

頭目足翅皆具

晉書

太尉陶侃嘗釣於雷澤得鐵梭挂於壁忽雷雨至化為龍而飛去

北史

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衆畀於道像輙自躍投於地者凡三

古今五行記

濮陽續生身長七八尺剪髮留二三寸不著褌袴破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恭疑之自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到諸處果皆有續生天旱生知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夜中有人見北市竈火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竈裏至曉見續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述征記

郿陽東南有堯母慶都之墓繞墓有池池魚頭間生印謂之印頰魚

逸史

張非崖學劍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為人言也一日從濮水過還見一舉子乘驢經前意色輕揚心怨生怒未至百許步舉子引驢避道左張問其故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標舉知非常人故顧禮焉舉子乃王元之也張乃言曰向意君簡傲將不利於

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合璧事類 五代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事梁太祖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鎗

太平廣記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鐵斧頭時李章武遊東平師古示之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又 唐中宗時唐公休璟為相常有一僧言多奇中休璟甚敬之一日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當於畢冗官中訪一孤寒有才幹者使為曹州刺史必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休璟且喜且謝遂訪親友張君者家甚貧為京畢官即用為曹州刺史召僧語之僧曰張赴郡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張君果得二犬以獻高數尺而肥其臆厚尺神俊異常僧曰脫相君之禍者二犬也後旬日僧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嚴為之備休璟即留僧宿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於榻隅至夜分僧

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迨曉僧呼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死其頸有血二犬在樹下仰視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之其人泣而指死者曰其與彼俱賊也昨夕僧來且將致害相國過此二犬蹲於樹下彼因其噬而死某懼而匿伺其他去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甘死矣休璟召左右縛之僧曰彼罪固當死然非其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顧釋之休璟命解其縛賊拜泣而去會昌解頤錄

唐史無畏曹州人與張從真為友無畏貧窘從真家富假以千緡貿易由是無畏射利江淮歲餘已富從真繼遭焚爇及罹劫盜家計已空遂詣無畏曰今日之困弟不思千緡之報可相濟三二百千無畏拒之曰若言有負但執券來從真怨恨詛之未幾雷電皆至霹靂一震無畏變為牛朱書腹下云負心人史無畏刺史圖其事而奏焉石林燕語

晁文元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初學道

於劉海蟾得煉氣服形之法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蕭然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軒百子鈴鐲如風蟬曳感之驗今人靜聽類亦有為此聲者豈晁固自不同也或云晚常自見其形在前既又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此尤異也

氏族大全

王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公試作磨詩元之應聲曰但存心裡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公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一聯曰鸚鵡能言爭似鳳文簡書之座間元之對曰蜘蛛雖巧不如蠶公嘆曰經綸才也

夷堅志

漢建平二年哀帝母丁太后崩上曰宜起陵於恭皇之國送葬定陶王莽秉政貶號丁姬開其槨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澆滅乃得入燒焚槨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恭王母傅太后墳及丁姬冢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時有羣燕數千

銜土投於丁姬竈中今其墳冢巍然列郭數周面開重門南門内夾道有什碑二世謂之丁昭儀墓又謂之長隧陵 又 定陶縣北有陂澤居民多采螺蚌魚鼈以贍生金亮正隆二年女直人阿薩爾為邑宰夢一客緑袍烏帽皂鞾革帶操手板入謁曰吾族居治下為細民捕殺將使無噍類願慈憐少加禁止阿薩爾夢中諾之明夜復夢莫知所謂迨春暮澤邊人什百為羣脱衣入水網箕羅取數倍常日忽曀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震動一巨物長六七尺狀若蛟螭噴薄雲煙摧壞岸滸人皆棄所獲爭赴平地溺死者殆半衆始悟邑宰之夢自是無復敢漁 又 金大定間吕仙翁來遊單父與邑人惠仲為友徜徉花圃中因潑二井水初若漩擲瓦礫其中水遂甘洌二井相去二里許泉穴相通北井沈物其中南井浮出又有仙翁鶴草在城東北隅相傳仙翁以四月十四日誕來遊邑人包九成者於前一日積虔致禱次日果有白

鶴四隻從西南來晡時方去自是每仙翁誕期祠青側草剕上陡成鶴形日高遂泯人傳為呂翁鶴草

瑣高議

張侍郎守鄆虎害人公使吏執符追虎虎熟視符隨吏至府堂乃閉目蹲伏公數以罪撻之約三日出境否則盡殺虎乃去死於其境化為石今化為石虎

為善書

宋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濼劫賊五百來降居厚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祀金陵疽發於背命道士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青詞明日居厚卒拱又卒既而拱復生曰適到陰司主者責之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縲聯貫極為枯瘠遥告拱曰子歸語吾夫人令急救我我在此祇是理會鄆州一事耳

池北偶談

濮州民周揉頭者居負郭之周家村語多清狂人謂不慧一日過真武廟側有雙鬟女子立樹下謂周曰與君夙緣合為君婦即偕歸拜母母疑其踪跡俾子遣之女笑曰我奉天帝命

豈可遺耶久之事姑孝謹鄰里無不敬愛之周素貧又值荒歉女日具食養姑皆豐潔周被役築城同事者戲語能俾君婦治饌相勞否婦聞乃曰第張帷吾自致之果獲飽食一日語姑曰此地且亂不可留也乃徧辭鄰里挈姑與夫攜負去不知所如未幾榆林賊起濮被兵如其言

曹州志

寇萊公有妾蒨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蒨桃泣曰妾前世師事僊人為依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公當為世主者閻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亡有僧克僅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僅詢問後騎曰閻浮提王交政也

又

穠芳亭在鉅野縣西北宋時邑人當秋成報賽詣亭致祭僉欲鐫石亭中因延王維翰書額未至有妓女謝天香者進曰祀事已畢殽核具將不飲奚俟衆曰候維翰書碑未至耳謝曰予獨未能耶遂裙裾濡墨大揮穠芳二字未竟而維翰至續書亭字如出一手王謝

遂為夫婦維翰恐謝有他志以詩嘲之云昔日章臺會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謝曰如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後維翰登進士第與謝偕老今石刻尚存 又唐孫迴璞濟陰人殿中侍御醫從太宗幸九成宮夜二鼓聞喚孫侍御璞出視見二人曰官喚即取馬乘之以隨光明如晝行六七里至苜蓿谷見兩人持韓鳳方以行語引璞二人曰我所得者是汝錯也宜放之璞循路而還了了不異平日行處既至門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入戶見身與婦並眠欲就之不得但見屋內甚明壁角蜘蛛網二蠅及梁上所著藥物惟不得就牀自知是死倚壁久之忽驚覺身已臥牀上而屋內暗黑無所見喚婦起燃火而璞方大汗視蜘蛛網等處歷然不殊馬亦大汗急遣人覘鳳方果是夜暴卒 又宋張齊賢布衣時倜儻孤貧落魄有羣盜聚飲逆旅居人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某久困無憀願就諸君得一飽盜喜曰秀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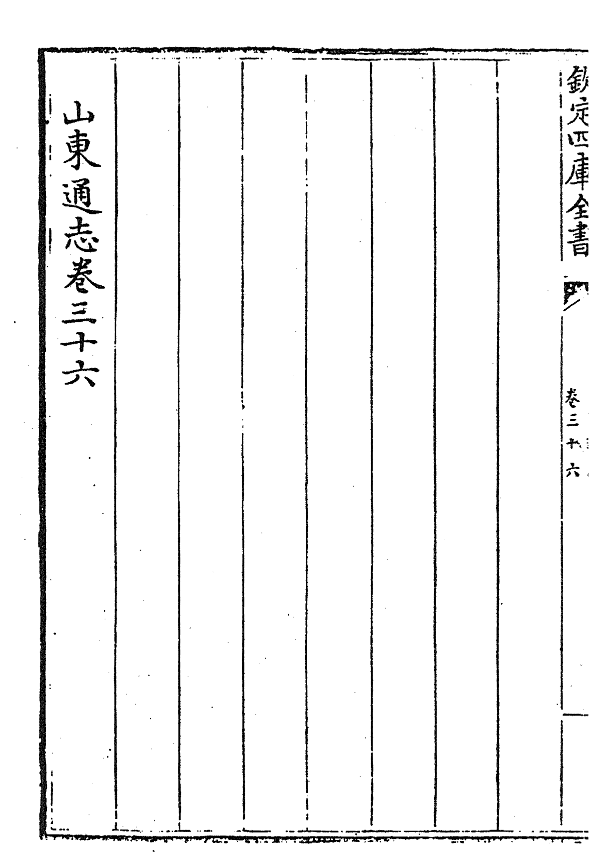
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為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分彘肩作數段啗之勢若狼虎羣盜相顧愕眙咨嘆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非得已也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直受不讓重負而返

曹縣志

曹縣城四樓有鐘各一久不懸俗傳懸之則水至明崇禎元年知縣盧柱礎閻而笑之立命盡懸未幾曹家口河水泛溢闔邑大恐至塹塞城門以避而鐘亦旋卸矣又縣門西鼂樓鐘司晨昏者其聲宏則有客至亦不可解

城武縣志

明御史張錄為諸生時讀書城頭北嶽廟中夜聞二鬼相語曰我與爾皆困此明日有人從東來彼最愛其扇吾吹之入水彼就取扇則我得替矣鄉晨錄往伺之果有一人執扇至忽飄風吹落水面去岸甚近其人將就取錄止之語以所聞乃謝而去至晚復聞鬼言曰何預張御史乃敗我事也



山東通志卷三十六